

也是十年——覺揚州夢

回想學綠杏的歲月，真是坎坷不到再執筆時，已是十年，三千日子，人事變遷太多，然而出現的綠杏，風貌依然，可想得到一位綠杏工作者，仍然辛勤在耕讀代表北醫的園地。

初入北醫時，正值成長期階段，和台大醫學院的青杏，高醫的南一樣令人注目。我參與綠杏的工作，大一（民國五十七年）就開始時我是北極星社社副社長，幫忙，主要乃其中有詩作品及雜文之整理幫其編撰。但在多方面接觸瞭解綠杏之編輯工作與授稿有異，社長與總編輯都是高年級學長，專欄創作方面能勝任，也會獲得充實。

我發掌二十一期綠杏社長時，大對內容策劃略定；那年暑假，還與綠杏同仁帶著「暑期醫療隊」往宜蘭的大溪、大里，雲林縣的麥穗，做一些公共衛生問卷調查。真苦醫療服務，也怪困難，以幾個學生想完成它實在不易；當時是由現讀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李宏信醫師協助忙促成，方得兌現為無醫村民服務些微。在北醫，這是一個住後隊伍仿效的蜀形。

一般北醫人拿到綠杏時，祇是了

了翻閱一二，做為一個綠杏工作者，除了慨嘆個人態度不同與心態相左之外，北醫人也算是冷漠與孤獨的。接辦綠杏，除了想編好它，創立一番記錄外，主要乃要代表學校，在救國團主辦之大型綜合性刊物比賽奪標。第二十與二十一期訂本亦得到冠軍，這是最令人欣慰的盛事。

當然，綠杏之得獎與編輯工作，有確要關係；但也非絕對的。譬如說，日後比賽停辦，我們仍然應該研習過去，改善它，創造更好的綠杏風格，呈獻給每一位北醫人，如此，做為一個參與綠杏工作者，才具真正意義

綠 杏 頌

一片亂石堆積的荒地，
一片漫草叢生的原野，

歲月流過，

它不曾成長高大的青松

晝永夜長，

也不曾開放鮮豔的花朵。

有一天，一群遠遊的旅人經過

他們，垂青這：

亂石下，草叢底的沃野。

迅速地，

雙手撥開巨石，

翻轉泥土，

細心地，耐心地，

播下第一粒綠杏的種子。

。然而綠杏之得獎是每一個北醫人之光榮，也是大家的驕傲，因為北醫人才濟濟，才會創造出那麼輝煌的成就——連得好幾個冠軍。

當初編綠杏，委實不易；編輯工作由總編俞錚男負責，副社長呂旭彥也是風塵僕僕為社務而忙，每一位工作人員更是繁忙，除了唸書也得另撥時間，在學校挑燈夜戰，往往大門被校警關上後，要翻牆而過，這是辛酸共濟的一面。

綠杏的內容，著重於專欄，每期特集、雜文與校友聯繫等欄；在校友方面，最好固定開闢一個專欄，長期為校友服務，在每一位已經離校後的北醫人建立一個共通的信念，相對的，此後與校友聯絡，不致被摒住門外。在這一本刊物而言，也方具有廣泛讀者。

榮譽與友誼 同在

黃總編輯僕僕風塵來到醫院，向我這個過氣的老總要稿子，為綠杏二十週年講幾句話，實在覺得有點不敢

六十年代的北醫，在學校是一段坎坷之途，附設醫院興建之風波，當時確屬重要，却又使人失望再三，今天業已蓋起來，我們為校友的，當然冀望它成長茁壯，確實為學生之實習教學設想，不要使在學之學弟們，覺得上附設醫院視為一條畏途，那就功德圓滿了。

畢業後，大家各奔西東，為前途的栖栖皇皇，這是必然現象，校友會的聯誼不夠，讓校友們逐年分散；實在可惜。學校方面可以考慮設立一個為校友服務的常設中心，有人專事負責，那麼不管學校需要校友幫忙或相對的互助，一定簡單；果然如此，與台大醫學院之景福會相較，其差距也不致太遠。

北醫人對北醫的感覺與北醫的建築形態及校園環境，必然不同感受；

劉豪文 76期總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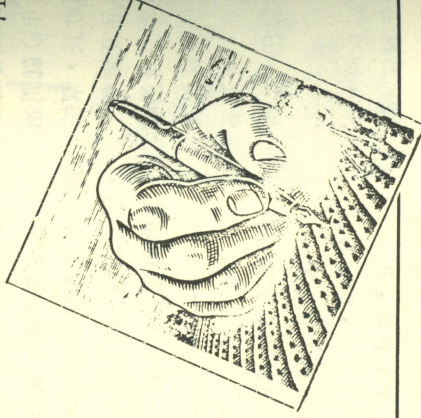
，畢業這麼多年，雖然時常心繫北醫及綠杏的弟兄們，却也鮮回母校探望過，當完兵投入這個終日忙碌的社會，人也更庸俗了，話雖如此，每當腦海裏浮現當年為了一個理想全盤投注的情景，不禁也得意起來……。

畢業後曾回學校多次參觀，仍然覺得無甚大進展，我們的期盼，是北醫不可老沉淪於幼年期的形態，快三十年的基業，不應當祇是如此爾爾，這些話寫來，或許有人覺得驚心刺目，但實在是語重心長而發的。

醫學院的生活，對一個研習自然科學與醫學者而言，應具備廣泛之興

趣與常識；不是天天啃教科書與考試就可以交代的。學生時代確實「安全」與「黃金」，這也是對盡本份與學生天賦者而言，至於一些想渾水摸魚者，那就相當不安全且非黃金，所以醫學生時代，是安排生活藝術的開始，每一個人，應當慎重自理才好，千萬不要想混混過七年，那將非後日悔恨可以追回的。

71年9月13日定稿
71期總編 廖椅林



加入綠杏工作行列之後，最先做美編，歷任了林鴻德、丁博輝、丁春忠、翁文能諸位學長當總編的幾期，後來不知怎麼，自己竟也糊裏糊塗步他們的後塵，挑下這個重擔，記得當時綠杏已經是第四度榮獲大專刊物比賽學術性刊物冠軍，翁文能學長編的第二十五期與我任內的第二十六期正朝著第五度冠軍邁進。其時，台大的青杏早已虎視眈眈，版面規模有凌駕

我們之勢，在這種極具挑戰性的壓力之下，綠杏的工作同仁真可以用「修淡經營」這四個字來形容。刊物至成了我們第二個家，裡面終日坐了一群對刊物——尤其是綠杏——的狂熱者，說他（她）們狂熱一點也不為過，即使是短短的幾分鐘下課時間，他們也會為一篇尚未校完的稿而奔到刊物室，在最後衝刺的階段，搞到半夜，甚至清晨是常事。至於我自己，三個

裡沒上過幾堂課，差點忘了自己是學院的學生，每天三更半夜抱著一打字稿回家當「宵夜」，睡著了夢都是二十號的宋體字，如今回想起來，真是「不堪回首」！這不僅是正論，簡直可以說是「瘋狂」了！很慶幸也很榮幸的，我們那兩期訂本又得了冠軍，我在「編者的話」上面早已寫了「榮耀與友誼同在」為大標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個信託讓我敢於如此寫它。想到歷屆編輯揮心灑血，看到每一位同仁的任勞任怨，再想想這本綠杏誕生的過程滲入了多少北醫人的智慧、犧牲與血汗，不得不對這份刊物有一份執著的偏愛，當然冠軍不是我們唯一的目標，誰也不能夠代表所有的榮耀，重要的是每一位工作人員以無比的信念為同理想而付出一切的關注和完全投入的一刹那，「友誼」和「榮耀」早已變成綠杏的代名詞了。

畢業之後也陸續續接到幾本綠杏，雖未細閱却也大致瀏覽一遍，綠杏自改成菊版八開以來，其版面可以說很靈活的彈性應用，我覺得這方面我們尚未完全發揮，粗淺的認為，撇開內容不談，要使人接到每一期的綠杏都能以愉快的心情去閱讀它並保存它，「門面」是相當重要的，所謂「

不論，清晨黑夜，
不管，日曬雨淋，
辛勤地，
灌溉施肥。
五月的微風吹過，
一襲青綠的嫩芽
穿透那重重的重壁。
迎風招展，
呼吸清新的空氣，
享受陽光的溫暖。

他們，一群刻苦的園丁
圍著這綠苗
歡笑！歌唱！
眼見勤苦的耕耘，
產生了新的生命！
產生了新的生命！
他們，一群有恆的園丁
築起土堆，圍起竹籬。
防備那：
狂風！豪雨
和暴力的侵襲。

翹望著，這綠苗
長成
高大的，欣欣向榮！
綠杏。

13日定稿
總編 廖樹林

綠杏 20 年

門面」當然最重要的是指封面，個人室裡是不是仍然聚集了一些不務正業以為有幾期封面實在是太粗糙了。記得那時候，幫丁春忠學長設計二十四期封面，從分色到打樣，我們不知跑了幾遍製版廠，到最後印刷時，還在一旁監督油墨顏色是否偏差。版面設計也是重要的一環，由於製版的疏忽，可能使你的嘔心之作完全變了樣，就我最近接到的幾期來看，這方面所下的功夫似乎还是太少了一點。

太久沒有抽空回去母校，不知道刊物室旁邊是否仍長滿雜草？（以前我們時常在夜晚出去“澆肥”）刊物



永福